

甫也选择了医学这条路,从此以济世活人的心愿,致力于仲景之学。

二、学医有自,崇尚仲景

曹颖甫弃儒就医不是偶然的,其于医学一道素有渊源。他的父亲及叔父均明医理,尤其父亲曹秉生“深通中医,家人患疾,从不延医,自家处方服药,无不霍然病痊”。曹颖甫幼承庭训,从小耳濡目染,很早就开始接触轩岐之学。据秦伯未说,曹颖甫早期参加童试(举孝廉)时的房师秦芍舫就甚明医理;入南菁学舍后,时任院长的黄以周是个饱学宿儒,汉学大师。他不但在经学训诂上满腹经论,而且精于医学,尝于治经之余以考据训诂之法移治医经,对《伤寒论》研究造诣颇深。光绪三年(1877年),黄以周为浙江书局总校《内经》,并著有《读医家孔穴书》。曹颖甫师承有自,不但在经文诗词等方面得到深造,而且于治伤寒学方面也颇得秦、黄两位名师薪传。

青少年时发生的几件事令曹颖甫对张仲景的学说奠定了笃信不疑的坚石,使他在以后的医学之路上固守仲景之学。

在13岁时,他已经读张隐庵(志聪)的《伤寒论注》。恰在他读“阳明篇”时,邻舍一老妪重病缠绵,数医诊治无效。颖甫出于好奇之心为其试诊,见老妪脉实,数日大便未行,腹胀拒按,即认准是“阳明腑证”,书方大承气汤一剂,果然桴鼓而效。由此少年颖甫叹道:“仲景方,果然神妙!”

16岁时，曹颖甫的父亲患腹泻，延医用黄芩、黄连等苦寒之药10余剂，病却趋重，体力不支，汗出如凝水，肌肤冷如石，神志恍惚，一夜数惊，十分危急，幸得经方家赵云泉医治，投以大剂四逆、理中辈，加吴茱萸、丁香之属，方得汗敛温降，泻止神定。

28岁那年，曹颖甫赴南京乡试，途中患寒热病，同行知医者给他服藿香、佩兰等药，但汗出而热并不解。抵南京时，病更甚，幸遇姻丈陈葆厚。陈氏也是儒医兼通之人，诊后他并不急于用药，而是